



唐詩學書系之一

唐詩學引論

增訂本

陈伯海 著

書系主編 陈伯海
副主編 朱易安 查清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学引论(增订本)/陈伯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9

(唐诗学书系)

ISBN 978-7-5325-7658-6

I. ①唐… II. ①陈…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5866 号

唐诗学书系

唐诗学引论(增订本)

陈伯海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875 插页 6 字数 190,000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7658-6

I·2930 定价: 4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唐诗学书系》总序

唐诗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在其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有关著述汗牛充栋，人尽知晓，有什么必要再来添加这么一套“书系”呢？当有以解说之。

从题目上看，这套“书系”的特点即在于标示出“唐诗学”的“学”字，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吹法螺，拉大旗，刻意抬高自己著作的地位，乃是切切实实地表明我们的宗旨，即以治专门之学的态度来对待唐诗研究，而不停留于一般的事象考证或作家、作品论析。唐诗研究自属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又有自身的独特性能所在，将其定位为“唐诗学”，就是要把它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一样视作一项专门的学问，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清理其历史资源，以掌握其整体构架。这样的设想有没有根据呢？当然是有的。据我们所知，唐以后的历代学者从未将“唐诗”简单看成唐朝人所写诗篇的统称。在他们心目中，“唐诗”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传统，甚至是诗歌艺术的典范，流传久远的“宗唐得古”之说以及随后而起的“宗唐”与“宗宋”之争，都是围绕对这一典范意义的理解而展开的。“五四”以后的学者群中，亦不乏将唐诗认定为民族文化结晶和民

族精神显现的主张(闻一多先生乃其中佼佼者,他编选《唐诗大系》并撰写《唐诗杂论》,实含带有从总体上构建唐诗学的意向),至今为众人认可。当然,自唐宋经明清以迄现代,人们对唐诗性能的领会上会不断发生变化,历来的“唐、宋诗之争”即包含对唐诗定位的重大分歧,而即使同属“宗唐”阵营,也曾有过“宗盛唐”与“宗晚唐”、“宗李杜”与“宗王孟”诸般歧异,至于研究唐诗的心得以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品评、论说、习作等不同形态出现,更为人所熟知。这不正表明唐诗学的建设不仅有其学理的支撑和历史的沿革,亦且有其门派的分立以及成果形式的丰富多样性,适足以构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吗?立足于对这门学问的宏观把握与总体性探究,在总结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为唐诗学学理的当代构建探索道路,以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促进其推陈出新,正是本“书系”编撰的基本目标所在。

然则,我们究竟打算怎样来实现这一目标呢?作为专门之学的“唐诗学”的建设,其结穴点必然要落到学理的构建上来,但学理不可能凭空结撰,须在历史演进中积累而成,所以又离不开对前人经验(包括其方方面面成果)的全面清理和积极继承。考虑到既往唐诗研究的成果虽丰,却大量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书信、志传、目录、评点乃至选本等各类著述之中,且常呈现为三言二语式的直观点悟,不利于作通贯性的把握,故今天的“唐诗学”建设似尚不宜在单一层面展开,而当以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理论的思考、概括同时并举。具体说来,我们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开展这一基础建设工作的:其一,目录学研究,即通过相关书目文献的广泛调查与考证,摸清唐诗学的“家底”,掌握从事唐诗学建设所需涉及的资料范围,并对一些重要书籍、版本形成基本的概念。其二,史料学编纂,通过广泛搜采历代有关唐诗的各种论评和研究资料,按一定的线

索予以条贯组合,编排成帙,不但能为今天的研究者提供充实的一手资源,更可藉以发现并把握唐诗学这门学科赖以构建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进一步的学理提升。其三,理论性总结,乃是在汇集书目文献及历史论评资料的前提下,尝试就唐诗学学科的对象、性质、基本内容、结构体系、历史轨迹、演进脉络以及唐诗艺术的解析与品读方法等,作出一定的概括、论析,以形成能初步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唐诗学研究范式,为学界同人们的继续深入研讨打下相应的基础。三个方面相互配合,当足以承担唐诗学学科的“基建”任务,促使整个研究工作步入新的台阶,这也便是我们这套书系编撰的总体框架了。

按照这一基本思路,书系包容了如下八种专著:

1.《唐诗书目总录》——在广泛查证历史记录和当今馆藏图书资料的基础之上,汇录自古迄今(截至2000年)有关唐诗的书目约四千种,按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大类分类编次,逐一注明书名、卷数、作者、朝代并加简要提示及各种版本著录(稀见版本加注馆藏),更以“备考”形式附著历代文献上的相关资料录后。此书价值在于大致理清唐诗学的“家底”,可用为进入唐诗学学科领域的入门向导。

2.《唐诗总集纂要》——从现存历代唐诗总集(主要是选本)中,选择有代表性的集子一百三十来种,各加千字左右的内容提要,介绍作者、时代背景、书名、卷数、编排体例、内容特点、世人评议、版本流传以及相关续书与仿作等情况,同时录存该集子与相关诸集里的各种有价值的序跋材料和类目小引文字,更附以部分评论文字缀后。俾使其能大致反映历代总集的概貌,为掌握唐诗“选学”(选本之学)的特殊性能与发展状况提供基本资源,既属唐诗目录学的进一步开发,亦属史料学上的一项重要建设。

3. 《唐诗论评类编》——调查上千种各类古代典籍,从中搜集、摘录有关唐诗的论评资料,按总论、外部关系论、流变论、各体论、题材作法论、流派并称论、作家论、典籍论 8 大门类进行归类编次,大类中再分解成若干小类或更小的类别,挨个组成栏目。这不仅能为今人体认唐诗提供充分的历史资源,且能让以往唐诗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各个专题领域得到具体展示,甚至可藉以考察和发现各专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内在组合,使唐诗学这门学科所应具有或可能具有的总体布局构架得以呈现出来。

4. 《唐诗学文献集粹》——从历代典籍中择录有代表性的唐诗研究资料千余篇,围绕特定主题,组合成 169 个单元,每单元列正文一篇、附录文献若干篇,另说明文字一则用为提挈。各单元按时间顺序排列,计分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前中期和晚清民初六个时段,串合起来大体能显示唐诗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线索。本书与《类编》均属基础性史料建设,以一纵一横、一经一纬的方式编列唐诗学相关资料。前书重在显示各专题领域间的逻辑关系,本书则着眼于理顺这门学科演进的历史脉络;前书多取片语缀合的形式,本书则尽量录取全文或整段,便于全面观照所谈论的话题,此乃两书的基本的分工。

5. 《唐诗汇评》——唐诗研究离不开对唐人诗作的直接诵读与赏析。本书从《全唐诗》里选取较有代表性的诗人 500 家及其诗作五千余首(占现存唐诗总量的十分之一,以期能具备《全唐诗》简编的功能),均附以诗人小传,并汇录有关评论资料分列各诗人、诗作名下,少者几则,多者达数十甚至上百条,既可用作大型唐诗读本,以面向广大唐诗爱好者,亦能为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极丰富、有用的参考资料。与前两种史料书相比,前者多录宏观层面的专题性论评,此书集中收辑具体诗人诗作的微观评议,相互区别而

又共同配合。

6.《唐诗学史稿》——在目录学研究与史料学编纂的基础之上,亟需从事理论性概括。《史稿》尝试从接受学原理出发,就唐宋以迄近代一千多年来的唐诗学术史(亦即历代诗家和读者对唐诗传统的接受史)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横向上涉及选诗、编集、注释、考证、圈点、品评、论说、习作多种接受形态,纵向上具体勾画唐诗学由萌生、成长、盛兴、总结以至蜕变、更新的演化轨迹,并力图发掘其内在动因,属国内论述较早且较完整的唐诗学术史专著。

7.《唐诗学引论》——作为唐诗学原理的构建,此书围绕“唐诗是什么”、“何以是”以及“如何是”之类根本性理念问题,设立“正本”、“清源”、“别流”、“辨体”、“学术史”五个篇章进行深度开发研讨,就唐诗的基本质性与质态、所赖以生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与文学传统、流变过程与分期标准、各类体式及其美学结构原则,连带学科发展的大致轮廓和内在线索等,一一作出初步归纳、总结,以期形成粗具现代意义与创新观念的唐诗学研究范式。本书因亦构成整套书系的理论纲领所在。

8.《意象艺术与唐诗》——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基本上是一种意象艺术,唐诗尤然,故考察唐诗不能停留于外部的考据工作,还须进入其内在的意象世界。本书立足于意象艺术的一般原理,从把握诗歌创作的意象思维、意象结构和意象语言入手,进以就古典诗歌意象艺术的流变和唐诗意象艺术的特点开展有重点的深入探讨,为领会唐诗艺术机能提示门径。如果说,《引论》一书偏重在宏观角度的“义理”阐发,那么,本书的写作恰恰是要将宏观性原理落脚于微观世界的“辞章”解析,就这个意义上讲,本书亦可视作《引论》的补编。

由以上叙说不难看出,我们这套撰著并非漫然杂凑而成,其所

包含的8种专书,各有分工而又相互配合,从目录学、史料学直至理论性研讨,将唐诗学的构建形成一个系列(具体编排上为突出学科意识,以《引论》居首,《史稿》结底,其余次序不变),名曰“书系”,洵属允当。希望它的出版将有助于推进唐诗学的建设,促使这门学问日益发展成熟。

应该承认,我个人之起意策划这套书系由来已久。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当我初次提出建设唐诗学的构想并得到学界首肯之时,已在胸中酝酿着这一计划,并找到部分合作者着手上马。记得当时还联系了某家出版社,准备苦干若干年,争取全套推出。不料时隔不久,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出版社担心经济效益,中止了已订的协议,于是不得不收缩原先的工程,另行寻觅书的出路,谈妥一种做一种,零敲碎打地将计划付诸实施。就这样,80年代后期做成《引论》与《书录》,90年代前期做成《类编》与《汇评》,延至新世纪初,又陆续做出《论评选》(即今《文献集粹》之前身)和《史稿》。虽散散拉拉地不成气候,也算交代得过去,遂不复萦心。2010年冬,我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唐代文学年会,遇见大陆及台港各地的专家学者,有好些人问起已出的几种书,说其中一些很有实用价值,被许多学校指定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还说早年出的几种印量极少,难以觅得,建议我将各书集齐再版,统一发行,以产生规模效应。我很了解当前出版事业的困境,即以笑谢应之。不料有热心人听进去了,回沪后策动上海师范大学将此项目纳入学校科研规划,并代为向上海市规划办申请立项,于次年上半年得列为市社科规划重大课题,争取到一定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势之下,迫使我不得不强打精神,重温炉灶,征得朋友们的通力协作,将已成的6种书各加修订补充,更将待做的2种努力做出来,终于合成整套书系,以了却三十年来的夙愿。“书系”编撰

过程中,朱易安、查清华协助承担了大量组织工作,各册主持人帮助通稿,上海师范大学及所属人文学院的相关部门和人士给予多方关怀与帮助,都是此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保证。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人高克勤、赵昌平、田松青诸先生善意接纳整套书的出版,相关责任编辑为编审工作付出辛勤劳动,谨一并致以谢忱。本“书系”卷帙繁多,有欠精审及讹误不当之处,主要是我的责任,愿学界同人不吝是正为幸!

陈伯海

2014年9月仲秋题于沪上

目 录

《唐诗学书系》总序	1
序说	1
正本篇	5
唐诗的“风骨”与“兴寄”	6
唐诗的声律与辞章	15
唐诗的兴象与韵味	23
唐诗的气象	33
清源篇	38
唐诗的社会渊源	38
唐诗的思想渊源	55
唐诗的文学渊源	73
别流篇	92
唐诗的分期	92
唐前期诗	102

唐中期诗	112
唐后期诗	125
辨体篇	132
唐人古体	132
唐人绝句	139
唐人律诗	150
古近体的消长与同异	166
学术史篇	170
唐诗学的开启期(唐五代)	171
唐诗学的演进期(两宋金元)	175
唐诗学的盛兴期(明代)	183
唐诗学的总结期(清及民初)	191
唐诗学的创新期(“五四”以后)	200
余论	210
[附录一] “立此存照”——《唐诗学引论》书后	215
[附录二] 隋唐五代诗歌概述(马茂元 陈伯海)	222
增订本后记	237

序 说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唐代诗歌创作的盛况空前,仅目前留存的唐人诗作就有五万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多人^①,散佚、失传的可能更多^②。唐代诗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除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这样千古宗仰、中外驰名的大师外,其余在文学史上独自名家、开宗立派的诗人,尚有数十位之多。题材内容的丰富,体制形式的齐备,艺术表现的动人,风格流派的纷繁,影响后世的深远,这一切都标志着诗歌创作的全面成熟。唐诗作为人类艺术文化的瑰宝、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去反复诵读,刻苦钻研。一千多年来,围绕着这块宝藏,历代学者付出了辛勤的劳

① 清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录存作品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两千两百多人。其后陆续有所辑补。日本人上毛河世宁的《全唐诗逸》收诗六十余首,残句若干。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刊行的《全唐诗外编》,纂合国人的四种辑本,计诗两千余首,作者亦有所增补。这些本子里所收的诗篇,容有误收、重出之处,总算下来有五万出头。

② 唐人诗集未经雕板印行,全凭手抄流传,散失的情况比较严重。如盛唐诗人王之涣名动一时,而残留的诗作仅六首;大诗人杜甫原有文集六十卷,散佚后经陆续搜罗增补,现为二十卷,可见一斑。

动,做了大量开发工作,无论在辑佚、选编、诂笺、考证、解析、品评或其他专题论述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浩繁,不下几千种^①。可以说,唐诗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唐诗学。它也和古典文学领域里的诗经学、楚辞学、乐府学、词学、曲学等一样,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课题范围、工作方法和学科体系。它们并立耸峙,交相辉映,构成了学术园地里的景观。

唐诗学的成长,有一个演进的过程。最早从事唐诗整理和研究的,便是唐人自身,不过当时的论评多针对某个具体问题而发,尚未进入概括的阶段。宋人起始把唐诗当作独立的文学传统,逐步树立起整体的唐诗观,到南宋严羽,因针砭时风而致力于揭示唐诗的艺术特质和演化形态,为唐诗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元明间,杨士弘、高棅、胡应麟、许学夷等人,在探源讨流上展开了愈益细致化的辨析工作,给唐诗各体的流变勾画了基本轮廓。明末胡震亨辑《唐音癸签》,更将历代论评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归纳,称得上古典唐诗学的初步总结。清人续有研讨,某些问题上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但总的说来,古人对唐诗的论述,偏重于诗歌的内部关系,相对忽略它的外部联系;偏重于微观的分析,相对忽略宏观的综合。加以这些论评多采取直观印象式的表述,散见于诗话、笔记、序跋、书信、碑传、杂说、评点、论诗诗等各类著述之中,吉光片羽,一鳞半爪,也难以给人完整的概念。

“五四”以后,西方文艺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输入,促使唐诗研究实现了新的飞跃。学者们纷纷跳出传统的感想式批评的窠臼,从事系统的考察和理论概括,写出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其中闻

^① 据个人不完全的统计,留存至今的唐诗总集、别集、评论及资料书籍,尚有三千种左右(单篇论文不计在内),遗佚当更多。

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诸家贡献尤为突出，或钩沉辑佚，或博考旁搜，或贯古通今，或以史证诗，多方面地开拓了唐诗学的天地。而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宁，他们的工作多未能按计划完成，有关唐诗的研究也不免受到局限。

新中国成立以来，唐诗学的建设又有了多方面的展开。无论是诗集的校勘印行，诗作的编年笺注，诗人事迹的排比考订，诗歌艺术的品评赏析，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大普及，指引着人们去努力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辩证方法于古典文学批评，从而为唐诗研究的真正科学化创造了前提。遗憾的是，因遭到错误思想路线的干扰，在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方法时，出现了种种偏颇，整个学术事业的进展也形成了几起几落的波折。迄今为止，尽管在史料的辑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一定的积累，而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尤其因为前一阶段的工作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的层面上，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必然要大大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造成我们对唐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研究工作的步伐。

怎样才能将新时代的唐诗学从百尺竿头上更推向前进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从总体结构上对这门学科的对象和任务作一番审视，或许不无裨益。有唐一代的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及其一篇篇诗作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人物和作品的相加。所以，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一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从全局上看唐诗，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例如：什么叫

唐诗,也就是说,唐诗之为唐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唐诗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唐诗何以能成为唐诗?再有:唐诗对唐代社会生活起了哪些作用,它在中国诗歌史、文学史以至文化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只有对这样一些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解答,我们对于唐诗才算建立起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这抽象的一般上,还需转回到具体、个别的领域中去。而有了这种整体的意识,我们再来观察、分析唐诗的演进过程,论述唐诗的分期、分派、分体乃至各类题材、意象、法式、风格的交替变换,也就不至于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有可能更深入地揭示唐诗的本质,辨索其运行的规律,汲取经验教训。要言之,正本、清源、别流、辨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对唐诗进行科学的总结。这个总结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但又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应该是唐诗学这门学科所要追求的基本目标。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当然不属于什么成体系之作,涉及的问题也很有限。它只是尝试从宏观总体的角度上,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诸范畴,作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兼及唐诗学的历史演变。鉴于此类课题以往谈论较少,而今用这样的方式突出地把问题提出来,唤起人们的注意,可能会有它的存在价值。这就是我之所以不避空疏浅陋之讥,决心予以发表的一点动机。题曰“引论”,表明所论极为粗略而外,亦含有“抛砖引玉”之意。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同志来共同关心唐诗学的建设工作,更有力地推动这门学科健康的成长,不断地出新!

正本篇

开宗明义第一章,用来讨论唐诗的特质,或者也可以叫作唐诗的
本体。

唐诗,这是什么性质的一种诗歌,每一个从事研究的人,率先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它既简单而又复杂,既浅显而又深刻,看你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反应。我们自然可以用“唐朝人所作的诗”这么一句话来了结这桩公案,但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最无懈可击的答案往往就像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稍有文学修养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唐诗不仅是一个朝代的概念,它还标示着一种诗的品格,一种审美的传统,一种有别于其他时代诗歌的特定的质态,换句话说,唐诗应该有它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明清两代诗学上占据突出地位的有关“宗唐”、“宗宋”的争议,就建基于对唐诗的这一认识。我们今天来欣赏和研究唐诗,也正要着眼于这种内在品性的领略。

那么,究竟什么是唐诗的特质呢?前人关于唐、宋诗的比较发表过不少精到的意见,如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唐诗浑成,宋诗刻露;唐诗圆熟,宋诗生新,等等。这对我们了解唐诗,无疑是有帮助的。但是,光从唐、宋诗的比较上,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概括唐诗的特性。比如讲唐诗主情韵、尚浑成等,就不一定能同汉魏古诗划

清界线。至于今天的论者，又大多搬用西方文论中的一些名词术语来论析唐诗，如说它富于人民性，有现实主义精神，用形象思维等，不免给人以浮泛而不甚贴切的感觉。

考察唐诗的特质，据我看来，应该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出发，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也就是说，要把唐诗本身看作一个不断运动与变化的过程，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它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步摆脱前代诗风的拘限，萌芽和生成自身的一些基本素质，并通过这些素质之间的相互组合与建构，日渐发展出完备、成熟的形态，而后又在时代生活的激发下产生出种种新变，各个素质间的交替与转换、分裂与聚合、扩展与萎缩，终至整个内核的蜕化和原有素质的衰亡，于是唐诗让渡于别样的诗歌。这是一幅充满矛盾因素的活生生的辩证逻辑的图景，全然不同于那种孤立、静止地抽取几条特征用作标签的形而上学的规定。如果说，那样的规定容易导致对事物的片面、僵化的理解，那么，借取这样一幅图景，就有可能比较确切地把握住唐诗的质的多面性与统一性、稳定性与流动性的结合关系，进而较全面地认识唐诗的真面目。下文就循着这条思路，从几个侧面入手进行剖析。我们将特别重视引证唐代各个时期诗人和诗论家的有关评述，因为这是从历史的实践中直接提炼出来的理论观念，当能较为真切地反映历史的实际。

唐诗的“风骨”与“兴寄”

唐诗是从六朝诗歌传统里脱胎出来的，它的特质也只有在变革六朝诗风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显现出来。作为这一过程的首要标志，便是“风骨”与“兴寄”。

“风骨”的概念，本不起于唐代。东汉开始，人们曾用以品藻人